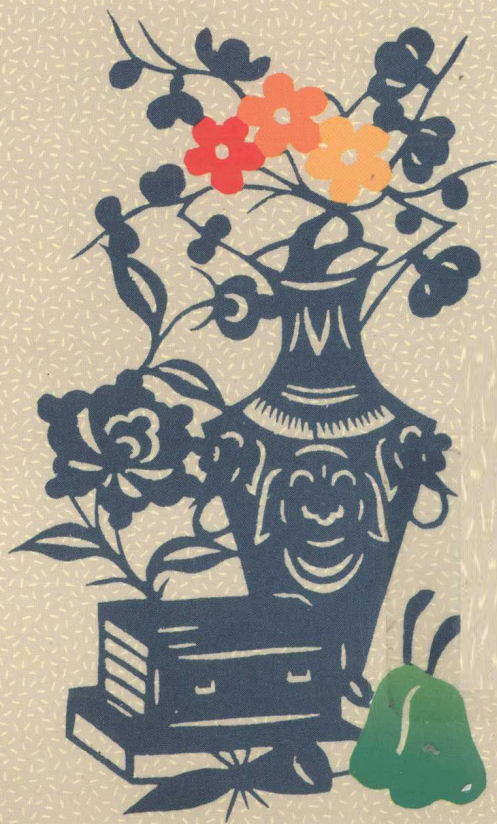


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主編

小說戲曲研究第二集



小說戲曲研究

第二集

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主編



小說戲曲研究 第二集

78.08.0993

中華民國78年8月初版
保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定價：新臺幣250元

編者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
發行人 王 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
電話：7683708・3620137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ISBN 957-08-0046-1

・ 81026-2 ・

發刊詞

陳萬益

古典小說和戲曲的研究，由於王國維和魯迅等人的努力，突破傳統的局限，蔚成大國，而為舉世學者所關注。如今，中國大陸、日本和歐美等地區，都有不少的學者和期刊，不斷地發表極具創見和開展性的論著，令人有日新月异、目不暇給之感。我們在此時此地創辦「小說戲曲研究」專刊，就是希望結合同道，交換訊息，並且，提交成果，作出貢獻。

除此之外，我們最大的期望是會通小說和戲曲的研究成果，相輔相成，力求提昇和突破。

從藝術形式來看：小說是案頭文章，戲曲則為舞台表演藝術；從文學觀點來看：小說和戲曲是兩種文類，各有不同的創作要求和表達技巧。但是，邇來學者則深深體悟到：小說和戲曲——相對於詩文之為士大夫文學——是民間文學的兩棵大樹，雖然分立，卻盤根

錯結；成長過程也是互相扶持的。古典小說和戲曲，不僅從作家、出版家到讀者群都有重疊交集的現象，即使作品的題材，人物的塑造以及主旨的呈現等，也都彼此息息相關。因此，小說和戲曲的研究，雖然各有畛域，卻不能劃分壁壘；同台共演，互相觀摩，也許更能豁然貫通，解決待解的懸案。

基於以上的認識，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在海內外許多同道的催促和支持下，和素負聲譽的聯經出版公司合作，創辦了這份「小說戲曲研究」專刊。

我們邀請了許多海內外小說戲曲研究卓有成就的學者作我們的顧問，我們組成了一個跨校際的編輯委員會，我們建立了一個認真而嚴肅的審稿制度，同時，每個月定期舉辦小型學術研討會，期望在充分而熱烈的討論中，使「小說戲曲研究」成為完全開放的園地，以助成國內學術水準的不斷提昇。

願所有小說和戲曲的同好，都一起來關注、培植這塊園地，謹此囑望。

目次

發刊詞

陳萬益 (一)

論文

神仙與富貴之間的抉擇

胡萬川 三

——唐代小說中一個常見的主題

鄧志謨《鐵樹記》研究

李豐楙 四五

——兼論馮夢龍《旌陽宮鐵樹鎮妖》的改作問題

目次

(二)

母子衝突

——〈白娘子永鎮雷峰塔〉的心理分析

陳炳良 九

論《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》的華夷之辨

張火慶 二九

《女仙外史》的魔教觀

顏美娟 一五九

大連圖書館所藏《金雲翹傳》繁本與日內閣

王千宜 一七三

文庫所藏簡本之比較

吳秀卿 一九九

元劇中的文人形象

林鋒雄 二五一

布袋戲之成立及其表演藝術特質

林鶴宜 二六五

阮大鍼對「錯認」「巧合」編劇手法的運用

沈惠如 二九一

中國古典戲曲中的「翻案補恨」思想

中國小說的萌芽

前野直彬・作／吳肇雍・譯 三〇五

資料介紹

《聊齋誌異》在日本的流播和翻譯

黑島千代 三四一

論

文

神仙與富貴之間的抉擇

——唐代小說中一個常見的主題

清華大學中文系 胡萬川

一

「騎鶴上揚州」是六朝以來一個有名的典故，出《殷芸小說》：

有客相從，各言所志，或願為揚州刺史，或願多貲財，或願騎鶴上升。其一人曰：「腰纏十萬貫，騎鶴上揚州。」欲兼三者^①。

①南朝梁·殷芸編纂，周楞伽輯注，《殷芸小說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四年四月第一版，頁一三一—一三二。

故事雖然簡單，卻已點出人生三大欲求，為揚州刺史指的是「貴」，多貲財指的是「富」，騎鶴上揚州指的是長生不死為神仙。

人生欲求之所向，總是那些人們以為是好的，有價值的事物。貧與賤的生活狀況使人困窘痛苦，是不好的，因此人們莫不希求富與貴。然而生必有死，即使一輩子生活在富貴當中，面對生死無常，富貴也免不了顯得惘然。「人生不得長歡樂，年少須臾老到來」^②，永遠是一個缺憾，因此人們總又希望最好能有長生不死的一天。

人的欲望就是如此一層一層的追加上，貧賤的人想望富貴，富貴的人更望長生。秦皇、漢武以下歷代帝王之所以多好神仙方術，是這種心理的表現，「揚州鶴」故事「欲兼三者」的欲求，同樣是這種心理的表現。這種心理所呈現的另一面是：如果有一天真的能夠不死為神仙，也要為富貴神仙。歷來故事中的天上神仙排場，常如人間帝王或富豪之家，正是這種心理的反映^③。因為假使但能長生不死，卻又困窮多缺，仍未免是一大憾事^④。

② 白居易《短歌行》之詩句，《全唐詩》卷四百三十五。

③ 此種神仙排場如人間帝王或富貴之家的例子相當多，下文第二類型故事中那些求仙有成者的富貴景象就是，所以在此不必另舉他證。

富貴而又神仙既是人之大欲所在，然而富貴固人間所常見（富貴與貧賤是相對的，只要人間有等差，便自有富貴者），神仙卻非現實所實有。因此，提倡神仙說的方士、道士，以及那些相信他們見解的人，首先便得肯定神仙的存在。然而，單單肯定神仙的存在還不夠，進一步還得主張神仙可因修煉而成，也就是說，只要有機緣，並懂得修煉的方法，凡人可以長生不死為神仙。

而這種長生不死的觀念和其他宗教以肉軀為寄寓，遲早須毀敗，惟靈魂得以不朽的觀念又不大一樣。仙道之說的不死為神仙，是指肉體與精神完整合一的生命長存，是很實際的^⑤。配合著這一個「實際」的觀念，仙道之說又以為人只要成仙之後，便具神通，要財

④ 道教觀念中的仙界階級等差是很明顯的，陶弘景的真靈位業圖表現的是這種觀念，其他如天仙、地仙、鬼仙，仙有九品等等表現的也是這種觀念。在這樣的觀念底下，下等的仙是還要侍候上等仙的，一如人間下等人要侍候上等人一樣，所以《神仙傳》中的「白石先生」已修至不死之境，然而不肯服昇天之藥，因為「天上多至尊，相奉事，更苦於人間。」所以希冀成仙的人總是要想成為「上仙」。然而道教傳說中畢竟還沒聽說神仙有困窮的。倒是佛經中的《六度集經》卷三有如下的記載：「若其昇天，天亦有貧富貴賤，延算之壽，福盡罪來，下入太山餓鬼畜生，斯謂之苦。」這是因為佛教中的「天界」仍是不脫輪迴的六道之一，所以有此說。

富有財富，自在享樂，遠非人間富貴者所能比^⑥。神仙說之所以吸引人者，正在此處。

人既然可以為神仙，然而又應當如何才能成神仙，卻又是一個問題。歷來提倡神仙說的人對此當然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理論，在此我們且不多談，為扣緊「神仙與富貴」這一主題，我們只以丹鼎派的說法來當作例子。依照丹鼎派的理論，人若要成仙，必須服食金丹才能為上仙^⑦。可惜的只是這種金丹不是人人煉得的。因為以道教一代宗師抱朴子的見解

⑤道教所說的成仙之法各種不一，如《抱朴子·論仙篇》即有「上士舉形昇虛，謂之天仙。中士遊於名山，謂之地仙。下士先死後蛻，謂之尸解仙。」等之不同。後來如五代時道士譚峭更有「神可不化」的長生論，以為「形」就如「神」之疣，倒有點類似精神、肉體二元論。雖然如此，「舉形昇虛」的肉身成仙觀畢竟是自有神仙家以來以至道教成立以後，長時期的一種神仙思想的主流。以下所引《抱朴子》文皆出自王明《抱朴子內篇校釋》，里仁書局民國七十年十二月出版，不另注出頁碼。有關譚峭的思想參看：卿希泰著，《中國道教思想史綱》第二卷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五，頁六八一—六八四。

⑥如下文所引故事中諸神仙富貴豪華排場。

⑦這並不等於說只有服食金丹才能成仙，而是說只有服食金丹的人才能成上仙，另外因服食他物或習導引而成仙者只能為中下仙。《抱朴子·黃白篇》：「朱砂為金，服之昇仙者，上士也；茹芝導引，咽氣長生者，中士也；餐食草木，千歲以還者，下士也。」《金丹篇》又說：「長生之道，不在祭祀鬼神也，不在導引與屈伸也，昇仙之要在神丹也。」

來說，要煉這種金丹，除了須懂法訣之外，更重要的恐怕是要有錢又有閒，否則絕負擔不起那龐大的原料費^⑧。依照他的理論來推衍，就等於是說只有富貴人家才有成為上仙的可能。窮人家窮道士，即使有緣能夠服食其他靈草仙藥而成仙，到頭來也還只是中下等的仙人，為仙之後仍然要服侍其他仙人（包括因服食金丹而成上仙的人），得不到為仙的大樂^⑨。好在這一種說法大概只是專為富貴人家而說的，並不代表所有的修仙理論，否則窮苦人家在現實生活上既已痛苦不堪，如果連神仙的希望都不能分享一些，豈不太過殘酷。

以上盡談的神仙與富貴，原因是歷來有不少的故事就是以這人生兩大欲求為主題^⑩。其中尤以唐人所載為最具時代特性。這一類故事中通常將人間富貴與長生成仙劃歸為不可

⑧《抱朴子·金丹篇》強調「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，與天地相畢」，然而煉金丹卻須要甚多珍貴之材料，與甚空閒之時間。由於金丹材料有時難求，《抱朴子》又認為「不及合金液之易也」。但是即使這比較簡單的合金液所用金：「古秤金一斤於今為二斤，率不過直三十許萬，其所用雜藥差易具。」這豈不是等於只有大富貴人家才有資格煉丹求仙！

⑨參注④與注⑦。

⑩揚州鶴故事原本指出的是富、貴、神仙三大欲，但對傳統社會的人來說，地位高貴的，通常也就是富者，因此富貴通常一體連用。富、貴、神仙三大欲因此可化約為一大欲。

同時並得的範疇，也就是說人雖然可以成仙，但神仙不自富貴中求。若要人間富貴，就不能為神仙。對於由《抱朴子》金丹說引申出來的，似乎只有富貴人家才能煉丹成上仙的說法，這些故事所呈現的是一種不同的情態。

這一類的故事是有趣而又值得探索的。因為富貴與神仙既同為人之大欲所趨，這些故事卻偏又擺明富貴之與神仙，正如魚之與熊掌，二者不可得兼。如果富貴可有，神仙亦可求，然而二者只能取其一，有緣者當何取？其中抉擇掙扎，情節自有情趣；情趣之外，隱含的便是人生價值取向的問題^⑪。

唐朝道教興盛，神仙故事大為流行，這一類以「道法、世事兩不相濟」為思想背景^⑫，富貴與神仙但可擇一的故事，便也相對的風行。

二

⑪ 價值論是哲學上尤其是人生哲學上一大論題，唐君毅《哲學概論》第四部《人道論、價值論》，即有大量篇幅論此問題。唐氏書民國五十四年孟氏教育基金會大學教科書編輯委員會再版。

⑫ 宋·張君房輯，《雲笈七籤》，自由出版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三版，頁一四二九。

這一類故事產生的背景，當然是建立在以神仙為實有，而且人可以修成神仙的信仰基礎上。故事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。第一種類型通常是某一主角從某仙道處獲知自己命中有仙格之分，也有富貴之命，但二者之中只能擇取其一。第二種類型則多半是二個人以上的故事，故事中的耽求富貴；有的精進求道，甘受苦辛，最後苦盡甘來。

本節且先從第一類型的故事談起。

這一類故事中較為典型的是出於盧肇《逸史》的李林甫、盧杞、齊映等三人的故事。三篇故事並見《太平廣記》引。他們三個人都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，並且先後做過唐朝的宰相。首先是李林甫的故事，篇名《李林甫》。

故事中說李年輕時好遊獵，有一天，遇見一位道士，勸李不必以遊獵為樂，相談之下，李知覺該道士為非常人，道士約他三日後五更相見於槐壇之下，三日後：

及往，道士已先至，曰：「為約何後？」李乃謝之。曰：「更三日復來。」李公夜半往。良久，道士至，甚喜，談笑極洽，且曰：「某行世間五百年，見郎君一人，已列仙籍，合白日昇天。如不欲，則二十年宰相，重權在己。郎君且歸，熟思之，後三日五更，復會於此。」李公迴計之曰：「我是宗室，少豪俠，二十年宰相，重